2291.7
1737
v.12

乙巳消長錄 十一

編六

芸十八

醉夫尹公事實

公八歲讀漢書蕭望之就獄事忽拍案大呼傍人怪問之乃愕然長嘆曰吾恨無一尺劒以斬千載恭顯之頭讀書至人臣死節處每掩卷長嘆若己有之輒勉其仲李曰人於死生惟義而已及公之被禍也與其弟同死一門氣節蓋其素富矣 遺事

嘉靖癸卯殿試尹長源入場見盧寡悔之作語同入試場者曰作者不可及寡悔秉非昕長而乃爾能製若出榜寡悔定作壯元彦久（尹春年字）榜眼我則探花矣既放榜盧果壯頭車載第二尹

春年第三長源為二甲一名長源謂人曰我不知有渠輩終作第四名蓋我國呼車字如渠渠輩誰某之稱為謎語以詼之也月汀漫錄

醉夫之方受杖也諸推官畏復昌皆厲聲考察立巖閔貳相獨蹙額而面之曰玉已碎矣昌聞之論劾奪職長卿胡撰

先君嘗誦醉夫詩數百篇書之一卷余珍藏之壬辰春漢陰李相公借覽仍失於兵燹至寶之不傳於世似有天數存於其間上全

陰城東軒尹長源詩碧落收寒雨青山淡返

暉野橋人欲斷官路樹相圍為客時將晚還家
夢屢飛夜深成獨坐風露濕秋衣許美叔每
稱有青蓮習氣長源贈許草堂詩故國流春
水江城有野烏荷谷不勝歎服曰非長源不能
下有字上全
我東人詩長篇最不近古近世惟尹潔飯筒
投水詞安璹疫兵篇似矣於文亦然近世惟崔
岦序記誌銘善矣芝峯類說
嘉靖庚子冬沈守慶與尹君潔字長源許君
曄字太暉讀書于三角山重興寺一夜太暉勸

余及長源聯句為詩遂成七言近體一首每夜如是凡十七夜而止每篇用燈月字書以為軸名之曰燈月錄余題其尾曰詩之作每夜一篇十七夜而止詩亦十七而已其辭則燈月交輝其意則肺肝兩照浮生聚散不常其期他時面目猶可以寓于此云耳太暉題曰重興十七首

新詩老眼看來喜可知泉石始經才子弄山林
應盡寶藏奇王宛逐卷光猶爛圓桂當中影
不移他日蘭亭堪絕唱吾人雖病欲相隨時長
源太暉俱以丁丑生源為丁酉進士暉為庚子進

士余以丁丑生未為進士矣厥後長源登癸卯第
余與太暉登丙午第丁未春余與長源同為正
言言話間偶及重興聯句事長源曰聞其藁
在鈍菴礪城尉宋寅家可取覽遂取以覽用太暉
詩各賦一篇長源作小序鈍菴林塘和之時
丁未冬也戊申秋長源被禍乙亥偶閱不覺
悵然乃題其末曰燈月餘輝尚在詩當年肝肺
有誰知却慙老物生偏久堪恨高才數獨奇無
耐世情多變幻自來人事喜遷移忍看手藁
畱巾篋泉下他時倘可隨後十餘年而鵞溪題

曰浮世空傳數首詩冲襟寧許小兒知二公才調元無敵諸老鋪張又一奇殘月曙鐘吟裏憶晚山空翠卷中移平生每惜長源丈妙歲名高禍亦隨軸乃失於壬辰之亂尤可恨也聽天集

其時刑官歎惜以為玉碎未知醉夫似玉耶玉似醉夫耶　今上殿下肅廟命復其墓戶丁役亦足以砥礪士氣矣遺稿跋尤菴著

尹公潔少時有二句警笏百年無好手江湖十里有奇才吾先君為花潭先生誦之先生曰此詩果有才而非遠大也車五山說林

尹浚字深源　恭僖朝司馬

深源長於詩嘗作天柱峯玩月詩末句云盡傾
月落下山來風雨人間閉萬戶又作寓鴻詩末
句云何不買酒歸江東一時稱道（長貧胡撲）

丙寅秋先君守憂金陵于時韓同知述沈參議友
勝韓善山樑尹上舍祐韓歙谷濩（以艇書來）嘗夜坐語及
申獄事說尹長源深源事甚詳深源乃長源弟
諱浚之字也其墳在窓外不遠麓是夜月色甚
明木葉盡脫孤墳獨在衰草間先君拭淚指之
曰彼是深源叔之宅也俄有彈舌聲出於其墳

一座聞之竦然上全

乙巳消長錄卷之十一

內編六

文忠公圭庵宋麟壽　正崔盖國

通禮蹲巖李若氷　大司憲具壽聃

牧使錦湖林亨秀

舍人游軒丁熿

正言沈苓

校理靜存齋李湛

掌令權勿

舍人李天啓

8306139

司成新齋金振宗

判決事黃博

正郎尹剛元

直長尹忠元

右尹權應挺

叅判權應昌

判官鄭惟沆

鄭貴入

正郎鄭滋

判官安景祐

乙巳消長録卷之十一

内編六

宋麟壽

宋麟壽字眉叟號圭庵恩津人弘治己未生　中宗十六年辛巳登第薦入史局遷弘文正字賜暇湖堂歷應教舍人濟州牧使承旨大司成吏曹參判全羅監司大司憲　明宗乙巳（當作丁未）被禍年四十九（名臣録）

尤庵撰行狀曰公諱麟壽字眉叟號圭庵恩津世家世稱鼈清堂諱愉之玄孫也弘治己未生自髫齔不

事戲嬉稍長卽好讀書端坐終日逮夜分未寢少懈
孝友出於天性承顏色養靡所不至母喪一依朱文
公家禮任情過哀所伏苫席因淚成腐居廬有白燕
巢幕其雛皆白人以為孝感所致與兄奉事龜壽及
妹夫成悌元友愛甚篤恒同寢食 正德辛巳擢第
為承文院權知正字薦入史館為檢閱嘉靖癸未遷
弘文館正字 賜暇讀書乙酉陞修撰丁憂終制拜
兵曹佐郎正言持平献納校理副應教掌令癸巳陞
舍人其為掌令也排羣議獨挺劾金安老以此出為
濟州牧使雖名陞階實擠之也在濟得病辭附安老

者藉是為罪徵下獄流四川安老敢叙為禮曹參議
遷同副承旨至左副遞拜工曹參議已亥特授嘉善
階為兵曹參判歷禮曹刑曹遭艱服闋拜成均館大
司成其教學者必使先讀小學及性理諸書以立基
本勤於誘掖各盡其材學徒坌集蔚然有作興之效
遷司憲府大司憲遞為同知中樞府事由禮曹參判
移吏曹癸卯出按湖南素稱難治而公至剖決無留
尤以明教化正風俗興學校作人材為先務愛公者或
規其太銳公舉明道從本從事之語橫渠心弘不顧
非笑苓語荅之曰的知義理之所在當決然行之首

訪逸士有學術者屏去騶從相對討論蕭然若寒士
巡歷所至禮接儒冠一道洽然從化甲辰還還以冬
至副使赴京太學諸生出餞者彌滿郊外到燕京上
价從者交賀逞ㇾ公之所寓則落ㇾ不聞人聲 中
朝人稱公一斤水玉竣事將還值 中廟賓天朝中
洶ㇾ咸以鎮浮靜俗非公莫可遄拜大司憲公以調
劑解紓為已任頓綱整維不遺餘力時李芑新為議
政尹元衡陞二品公知芑必亟干國元衡以陰邪膺
特命有妨亮陰初政巫論之言者通公為漢城左尹
明宗嗣位群奸忌公正直目為浮薄領袖削奪官爵

退居清州舊業杜門謝客左右圖書有時興感發為詞章辭氣和平無一毫感切之語丁未九月因鄭彦慤所啓謚狀云丁未良才驛壁上有書好旦鄭彦慤取其壁載詣闕下上變傳曰此不得志而怨上者所為也尹仁鏡李芑等會窮廳錄罪人名點當死者至公名芑大點之順朋曰惜哉此子愿慤人也芑曰鼓擇賢之說者不死而何回啓曰厥初定罪時從輕而不依律故邪論如此遂賜公死其後芑語人曰麟壽豈不是善人但行大事不可拘小仁譬如作室欲修基址則雖有好花好果不得不芟治也謚狀云好花佳木又云雖以衛芑之仇怨而猶有公正之嘆蘭竹之喻則先生盛德於此

亦可見矣使者到門適其生日族親門生多聚其家舉家號哭公神色不亂沐浴冠帶舉止如平日取紙筆大書與權德輿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書付其子曰勿以我為戎勤讀書戒酒色以慰九泉之魂負愧而生不如無愧而死從容就死謚狀云從容就死是九月戊辰致命之夜白氣如虹貫屋亘天者累日年四十九公少時力於為文子史詩家無不涉獵晚耽性理之學手不釋程朱之書嘗與金慕齋為忘年交慕齋臨終語及國事曰後日之憂子當任之公之効元衡也親舊皆謂公曰銀瓶之長為嘉善常事也況工參有何稱責如是固執

乎無損於彼之前路而只自為禍公曰豈可將此子置諸宰相班乎親舊勸止之則公佯作鼾睡聲不聽俄而乙巳禍作公被竄及良才驛壁書之來元勲等將加罪各人應死者十餘人元衡伸救幾盡唯二三人不免而公與焉公將死日家人實未知有　朝命其家神主房内覺有閣〻聲恠而視之則公父之主自下靈床至窓下以頭叩壁似作悶迫狀先生没後百一十四年為今　上之元年庚子也先是萬曆庚午洗寃復爵至是　命贈吏曹判書　賜謚文忠公全州懐德文義清州等章甫皆建祠妥侑朝廷遍賜

嘉額俾俎豆乙巳　上幸温泉又遣官致祭雖元衡
彥慤之罪不得擢髮而誅之而國家崇報之典則蔑
以加矣盖先生資稟和粹如春陽慶雲而其中所守
則壁立萬仞三軍莫奪當　仁廟新陟　文定垂簾
小大褫魄以得死為幸而先生乃於朝堂唱言元衡
兄弟必亟先誅然後策立太弟此雖為受禍之基根
然豈不是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
奪之君子也先生就命時年四十九未及有所論著
門人子弟又未能收拾緒餘以傳諸後其見於慕齋
晦齋退溪諸賢者只寂寥數語而已惟栗谷先生以

為不揆時勢而以三代之治謂必可復申相國欽以為如儀鳳瑞世建標百禽雖其不多亦略見規模象像之大堅矣國朝名臣言行錄記其為學之方則髫齔即不戲嬉好讀書端坐終日夜分未嘗少懈喪禮一依文公家禮少時子史詩書無不涉獵晚眈性理之學手不釋程朱之書又記丁未月日先生先考神主自下神座以頭叩壁閣閣有聲俄而　朝命至所謂先考即我高祖考參奉公也其精爽靈魂固有所絕異者亦豈先生誠孝默有以相感者歟嗚呼悲矣所後孫知禮公一傳而嗣又絕今主祀者先生伯氏

西阜公玄孫基明也謀記碑陰而監司閔侯維重以為先生是其先祖賛成公齊仁而壽傷其冤而得罪於衡慤者特助其事役云 尤庵集

宋祺壽撰碑銘曰惟我從兄主庵宋公遘禍於嘉靖丁未今 上踐阼命復爵秩唯是墓道昧昧無徵詳公實跡宜莫如我敢紀其世叙其德行履歷以識之唯我宋氏恩津世胄六代祖諱愉隱德不仕歸雙清堂雙清而下諱繼祀持平諱順年正郎諱汝諧大都護府使爺奉諱世良於公為考妣若祖以公貴俱贈爵姚文化柳氏即高麗大宰事達之後以弘治己

未日南至壬申生公娟好靜秀長益端重在髫齔已耽讀書遂大肆力於文捷正德（當作嘉靖）壬午科選入史局俄選弘文正字仍　賜暇讀書乃一時極選而於公不為榮也由正字轉至修撰自是出入清顯薇垣霜臺夏官春坊中書皆所歷敭其在臺金安老起復用公輒力劾未幾出牧濟州擠之也輿疾還萋斐成文繫治之僅得原流泗川姦人伏辜徵拜禮曹參議遷承旨己亥特階嘉善為兵曹參判歷禮刑二曹丁內艱服闋拜成均大司成倡以性理之學盡其誘掖之方諄諄不倦出於至誠士皆願立於館下而有所

矜式焉移大司憲吏曹參判出按湖南首訪有道之士務講學敦化南俗丕變得於觀感者多及奉　上國一行且不污貨華人稱公以一片氷玉　中廟宸天朝議須公調劑道拜憲府長公亦謇諤自任時權姦李芑尹元衡嗾荷　恩命則全堇論列詹不顧身而至有以他事欲罪元衡兄弟者則乃謂在　先朝則可　毋后在今不可遽甫其深憂遠慮為國家謀者類此連為漢城左尹　仁廟繼陟時事大變曩時側目者摘公罪不得指為浮薄領袖斥歸田里一室圖書對越神明時有遣懷之作冲澹自適若無意於

人世而其愛君憂國懇ゝ不已之誠未嘗一飯忘也曾未數年後　命至是九月戊辰也嗚呼痛哉公即沐浴具冠帶從容就命神色不亂語其子勿以我為戚息於善且貽親舊書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云是夜白氣貫屋亘天殞日不散豈無以致之歟公自少已有成人儀度清修拔俗不以事物嬰心慈詳愷悌好賢樂善晚而求道慨然有朝聞夕死之志屏去浮華專務篤實聖賢之書未嘗釋手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閑於中肆於外望之知其為有道君子也行之於家極孝悌推之於國盡忠恕以至待人接物無間也

平生行事正大明白無一毫可議是雖天資之美而
學力所至夫豈小哉至於孝感有應白燕来巢友愛
天至恒同寢食在公為餘事不必論也且以金慕齋
李晦齋二先生同朝推許或將格君之疏必取咨斷
或托安危之責於易簀之際相信之篤至於此後之
欲知公者盍於二先生觀之噫公之所成就如彼其
卓犖而齎志而歿為世大戚不亦悲哉斯人而至於
斯豈獨斯人之不幸也公諱麟壽字眉叟圭庵其號
也以其年十一月辛卯葬于文義治西楮子山夫人
兆右夫人安東權氏牧使博之女菊齋文正公之裔

賢有範先公亡男曰應慶娶府使李震女〻適士人權灝忠敏忠健之曾孫應慶有女無子以公之兄之孫承祚為後女長適幼學金文一次佐郎李廷馨灝有男曰和龍仁縣令側室女適宗室丹城守鎮生男女幼公之亡也人咸咨嗟痛惜而其餘風遺韻至今猶使人感發而況湔雪幽枉　恩及泉壤亦可以少伸忠義之氣矣遂為銘曰胡賦之豐兮而命之偏不怍于人何負于天〻之茫〻吾不知其然有不能存有不得不傳百世在後其必有慨然於斯者焉　圭庵

集附錄

先生天質近道誠心好學出言制行動合古訓當己卯斬伐之餘士氣摧沮人以小學心經等書為忌諱而不敢讀稍有繩趍規步者則人目以為禍祟或譏誚而使不容先生獨慨然有朝聞夕死之志聖賢之書未嘗去手沉潛義理篤信力行 謚狀

申相國光漢家有權陽村畫像金慕齋見之拜曰此公於吾道有功矣宋圭庵見之不拜曰此是失節人也 海東文獻錄

宋叅判麟壽嘗受學於嚴上舍用恭又質於慕齋金公平生好學慈祥愷悌嗜善如飢渴年少登第名望

甚重然性正直忤於小人圭庵之遭禍人謂之愚君子嗚呼安有君子而愚者哉 稗官雜記

宋眉叟樂善好學為士林所推仰性又不喜女色人服其剛 上全

宋麟壽乃力學之人也李芑嘗自以為能通庸學以此麟壽常往見金安國曰李芑乃陰險人也何以相從乎麟壽自此絶不往芑以此懷憤 上全

麟壽一生欽慕己卯之人癸卯甲辰年間為全羅監司勸勉小學皆麟壽之功也 名臣錄

甲辰春與晦齋先生約會于白塲寺晦齋詩曰青燈

一夜共雲泉晚景相逢轉惘然韻斷韶鈞風不變波
殘瀍洛語空傳安危入念頭催白得喪忘機道自全
聚散人間無定態且須臨水細論天公和之曰思歸
苦說舊林泉把手相看却悵然大道欲聞嗟我晚斯
文未喪要公傳靜觀只有鳶魚樂達識何論木雁全
棋局已知人世理休將萬事問蒼天 晦齋集
成昌山希顏舊第在終南山下洞壑深邃主庵賃居
之鄭林塘惟吉訪之來謝以詩曰玉人乘月訪幽居
榮户推来樹影疎山釀暫開千日酒盤肴偶得八梢
魚狂詩不用傳鷺俗清話方知勝讀書明日送君山

下路小堂寥落似逃虛林塘次曰衙罷歸来喜索居一庭林月正扶踈朝陽已覺鳴祥鳳大壑還須縱巨魚松盖當門仍迓客竹窓留雪好看書孤舟不盡山陰興絶磴雲梯擬跨虛朴忠元諸人皆酬唱成巨帙

紀年通考

南冥厭科舉之學眉叟見而喜之以心經與之南冥曰善反之具都在是書吾友以是勗之與人為善之意奚啻斷金耶 上仝

公勤於學問手不釋卷奠鴈之夕亦明燈讀書人以書淫目之 長貧胡撰

公為湖南伯與南平宰柳希春茂長宰白仁傑相得驩甚公眷扶安娼不與之通繾綣只載而隨行每檄召柳白恒同遊處一道人謂之三妻倫云公爪滿將餞於礪良二宰及娼隨之公曰吾甚愛此娼之巧慧一年同席不及亂者實恐其死也娼即指前山衆塚曰果然也彼累累者悉我夫矣蓋悲之也一座大噱娼每嘆其人至於流涕識小錄

仁廟嗣位擢尹元衡工曹參判蓋以慰慈殿之心也大司憲宋麟壽等論劾逾月竟奪嘉善資一時有長慮者或憂其已甚欲其停論麟壽之從麒壽告以

外議云、不聽麟壽妹夫成悌元清修好古麟壽心重之言無不從悌元一日與麟壽同宿從容語及不必堅執之意終不回至反覆重言則佯睡不應麟壽平日能虛己受言而於此事乃固執如此東閣雜記

尹任拜刑判公時為憲長以為任無識武夫劾之累日力爭仁廟曰雖在武夫若可為者何必遽乎不待完議而停啓月汀漫錄乙巳錄合錄○又許丁煥傳

大司憲時陳四事疏曰前古帝王之所以致治者不過講學納諫設枝與用人而其致亂者不過四事不修而已密通師儒講論體認存養省察施於為政者

講學之本也言逆于心嘉其忠直言遜于志慮其諭
諫者納諫之本也精師儒之選重教誨之任必使德
成而材達者學校之本也大誥中外收召髦俊惟才
德之是取者用人之本也仍請復薦舉科及趙光祖
等官爵　上優批嘉納又曰復官復科豈不知其為
公論而我　父王稱其無罪終不施恩以是不能遽
從也先是　中廟遠豫之時　上屢請疏釋出庶之
橫罹不辜者而未承俞旨故前後章甫搢紳之疏輒
示難慎之意蓋有待也　國朝寶鑑

時　仁廟無疾而一夕昇遐　明廟將嗣位　文定

大妃垂簾、中震威中外股栗皆以得死為幸而先生乃倡言朝堂曰必先誅元衡兄弟然後策立　世弟聞者吐舌　圭庵集年譜

乙巳　仁廟賓天　明廟以冲年即位時事大變羣凶煽禍　文定御忠順堂大行刑戮一時士類殆無得免者於是曩所不悅於公者爭相齮齕指為浮薄領袖而斥逐之公逐歸清州先墓之下杜門謝客左右圖書有時興感發為詞章辭氣和平無一毫感切之語　東閣雜記

公被劾歸清州村舍退溪先生寄詩曰圭庵昔在風

塵中蕭洒不作風塵容今歸清州學耕稼青城穀熟
如姑射肯將榮辱入靈臺一簞一瓢師顏回吾聞天
地有至樂非金非石非絲竹同志之人與我遠獨抱
塵編忘是非 上全

宋麟壽為人忠孝俱至幼年喪母時未學禮任情過
哀所伏苫席因淚成腐鶯棲廬幕其雛皆白色人以
為孝誠所感及立朝名重一時 仁廟初年士林倚
麟壽為重而麟壽只是善士無經濟大才虛心待人
多被人欺不量時勢欲做三代事業羣姦側目竟得
重罪壁書之變權臣李芑等會賓廳錄罪人名點其

當死者至麟壽名芑大點之鄭順朋曰惜哉此子愿
慤人也芑顧曰鼓擇賢之說者不死而何順朋無語
麟壽遂死臨死捧毒藥自思良久曰我不知何故至
於死也其後芑語人曰宋麟壽豈不是善人但行大
事不可拘小仁譬如作室欲修基址則雖有好花好
果不得不芟治也 經筵日記

壁書之變芑曰宋某久為大司成養成士子浮薄之
習致有今日之變不殺此人無以杜後弊請並置重
典仍賜死公跪請都事曰願聞教旨而死即示之公
曰釀成浮薄之習此亦非所知也至如親密鳳城之

語請罪者誤矣臣嘗於關門外遠聞辟除聲避入工
曹門一度望見而已遂沐浴剪爪更衣北向再拜曰
臣罪萬死猶使自處　聖恩罔極又首先塋再拜曰
事君無狀致有今日將何面目拜於地下乎兩手仰
藥舉止如常府卒使家人進一紬巾竟以馬繩縊之
目不瞑而死是夜無雲而雷首風大作長貧胡撲
九月二十日遂賜死沐浴冠帶舉止如平日書付兒
子曰喪事從儉無違禮負愧而生不如無愧而死貽
書訣其堂弟麒壽曰一子托君吾何憂焉筆墨飛動
凜乙有生意其平日所養可見　乙巳錄　稗官雜記

德恩宋祺壽圭庵之從弟也畏禍浮沉乙巳年間煞做好官及圭庵被禍尹元衡謂祺壽曰圭庵獲罪心有所未安耳祺壽曰特地梅花豈能獨存人之生死莫不有數一世之人非笑之 南宮集

麟壽之賢東國之寶其死之日知與不知無不嘆傷而祺壽獨不廢仕進政院同僚怪而問之答曰既為國賊則當絶於屬籍何服之有後為麟壽作其墓誌則極於贊揚要不得罪於公論所謂平生妄僞死見真性者也 重峯疏

圭庵先生被禍之日人謂宋判書亦有力焉此則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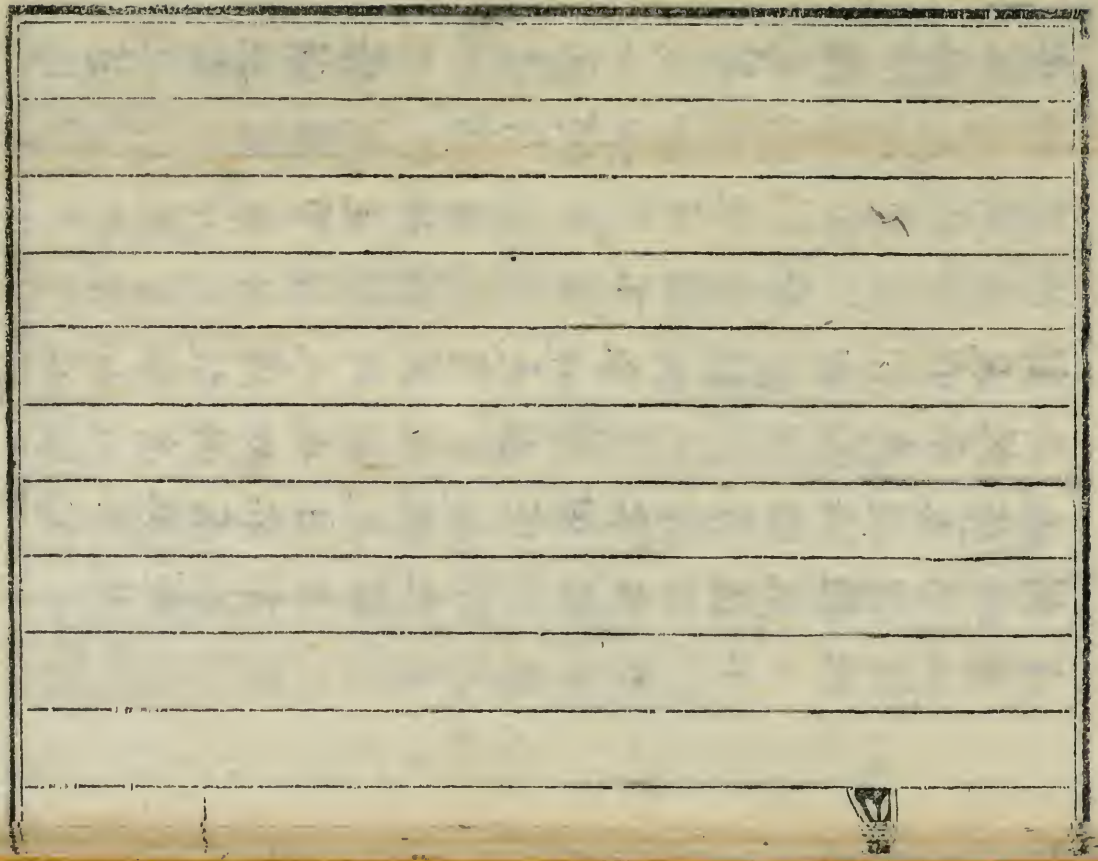
見其如此惟其與磁芑朋齡終始同事至於録勳故人言如此矣　宣廟朝諸賢伸雪乙巳冤而宋判書亦被削勳當議立主庵碑也祖考都事府君泣謂曰此文之作必歸於判書叔矣不無為羣小回互之說而誰敢觝牾孰與付之他手之為善而無人主此議者奈何　宋氏家傳

宣廟初大臣等承　大妃教啓請還給職牒玉堂劄請加贈不許　顯宗朝　贈吏判謚文忠　燃藜述

圭祖謚事已與副學商否乙巳士禍慘於己卯而當時圭祖以浮薄徒領袖為被罪之案雖其道德與靜

老不無可論而其為一代士林之宗則無異也若得靜老之所得則未知如何自當作副學書矣 尤庵集

圭庵先生被禍之日忝奉府君神主下龕叩壁之事極其神異故吾子孫不言矣今則載刊於名臣言行錄矣竊想府君精神氣魄大有異於人者故能如此而父子至情相感之理雖幽冥無間也如此余以最長房奉祀府君有年矣甲寅起禍之日亦有異事其精神氣魄雖久遠猶在其相感之理亦不以親疎而有異也子孫之不誠於祭祀者真罪人也 宋氏家傳



李若氷

李若氷字喜初歸樽歲一作導歲廣州人弘治己酉生中宗八年正德癸酉魁生員甲戌登第己卯以吏部郎職丁酉復叙為韓山郡守司僕正　明宗乙巳奪爵丁未壁書之禍賜死名臣錄

己亥四月韓山郡守李若氷上疏請為　魯山燕山立後且論福城之死罪狀未明請示悔悟之意　上召領議政尹殷輔等示其疏曰此三事人不敢言而若氷言之至貴也嵎罪實無名有一女置民間已長而士族無與婚者予意復其職則其女與士族婚嫁

而追悔之意人皆知之若氷叫論乃扶植綱常之道也殿輔等回啓　魯山燕山不可更議嵋之罪名不可詳知但已絶屬籍恐難輕議大司諫愼居寬等交章論以函牒悖戾請拿鞫　上從之弘文館以來言之後以言訊言者有妨言路上劄爭之若氷乃得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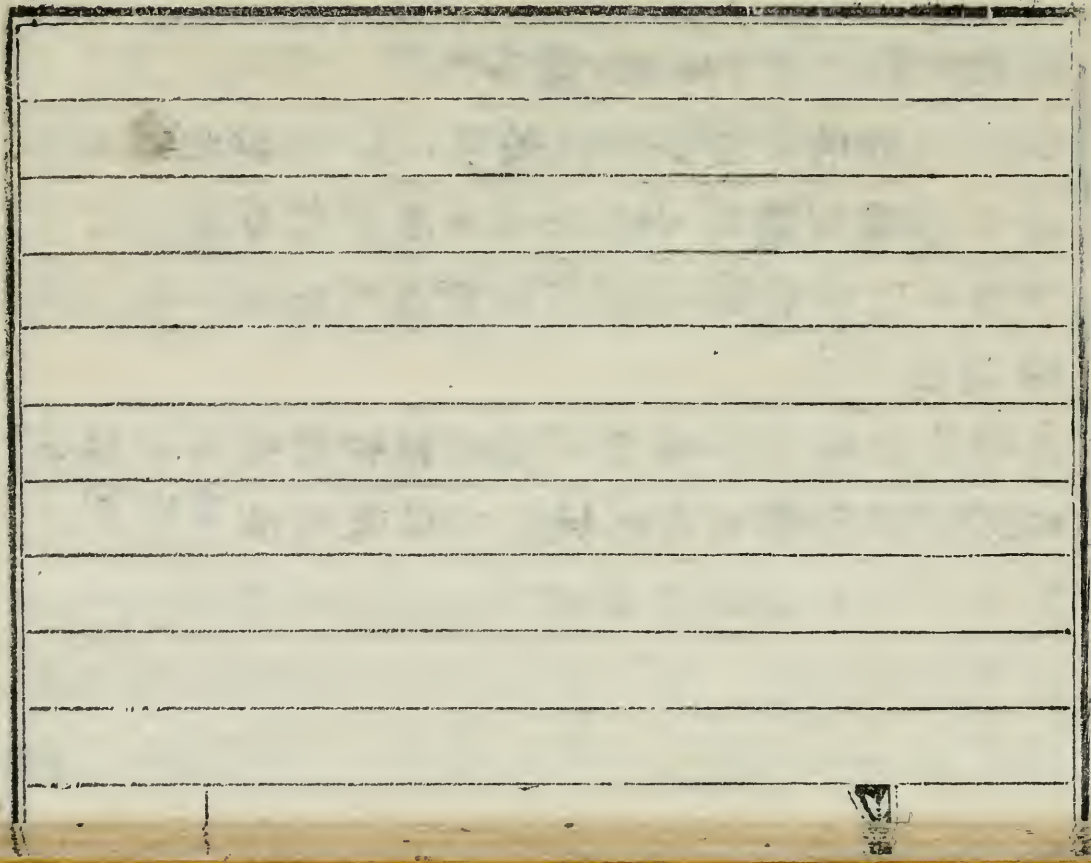
日月錄

丁未良才驛壁書之禍公賜死公長子洪男竄寧越誣告其弟洪胤謀逆公之諸子及鄉居受業之士皆陷大罪名士多辭連就戮洪男獨以告變得免孟洪胤聚尹任女故李芑等鍛鍊至悌比辭連不辨詞證

並付斧鑕忠州一邑籬粉乙巳錄

宣廟庚午三公啓曰李若氷以乙巳餘賢落職村居鄭彦慤誣造驛壁之書李芑日成網打之計以若氷連婚尹任至於賜死籍沒寃痛極矣請復官爵還給其籍沒上允

初若氷曾率二子来訪李延慶若有矜夸之色若氷去後延慶曰渠之二子不如我之無子云燃藜述



林亨秀

林亨秀字士遜歸錦湖平津人弘治甲戌生　中宗二十六年嘉靖辛卯進士乙未登第薦入史局賜暇湖堂歷說書修撰會寧判官吏部郎舍人掌令司諫應教典翰　明宗乙巳出為濟州牧使踰年罷歸丁未賜死年三十四　宣廟朝復官　名臣錄

文谷撰墓碣曰我朝士林之禍極於乙巳而乙巳諸賢惟錦湖林公受禍最酷蓋公才最奇名最盛持論最峻以故最為群奸所仇嫉云公諱亨秀字士遜錦湖其號也林氏出平澤以高麗領三司事禧為鼻祖

其後有忠定公彦脩忠簡公成味世為名臣水軍廉
候從直僉正萬根北兵使畯寔公曾祖考也兵使
公娶縣監安東權錫之女以弘治甲戌生公幼豪邁
不凡十八舉進士二十二擢大科即薦入史館　仁
宗在東宮抄簡僚屬公為侍講院說書甚被眷遇遷
授弘文館修撰賜暇湖堂遷兵曹佐郎　詔使華察
薛廷寵来蘇陽谷世讓為儐使辟公為從事朝議以
北邊饑荒民困於武吏宜擇遣從臣以責撫摩遂除
公會寧判官言路請留之　中廟不許曰此人有文
武才予欲試邊郡公至則溥心爬擲痼瘵以蘇藩胡

輩亦頌德歸化必曰大爺後有進貢野人遇我國使
臣語及公殺死嗟惜不已云入為吏曹佐郎陞正郎
屢遷司憲府掌令司諫院司諫議政府舍人弘文館
校理應教典翰甲辰　中廟昇遐　仁宗嗣位公承
命製進　大行誌文及謚冊明年　仁宗又上賓時
事一變公以軍器寺正為都監郎視作　山陵俄出
為濟州牧使踰年罷歸一島懷其惠相與攀轅涕泣
時　母后臨政奸臣元衡輩乘機盜秉大鏺士類至
丁未鄭彥慤上壁書起獄為網打士類計一時名類
無得脫彥慤素忌公勁直與陳復昌合勢虱付元衡

所以擠公死者無遺力公始命絶島安置彥慤又獨
啓加罪　簾中特命賜死公方居羅州里舍聞後命
請金吾郎入辭二尊人呼幼子教戎處置後事辭氣
陽〻如平日遂就死是年九月年厪三十四聞者識
與不識莫不痛惜後二十年而為　宣廟初元首雪
乙巳誣枉公亦復舊官公為人倜儻儁偉美風儀尚
氣槩踈宕自喜不拘〻小節然卓行曠識非曲儒所
敢幾觀於臨命一節可知已既早以詞翰名世又長
於弓馬才猷英發靡試不宜當世推為國器談論超
爽善於諧謔使人洒然傾聽至其嫉惡斥邪無少顧

避其言凜乀刺骨終以是賈禍退溪李先生與公氣味不同而契許特深每稱奇男子至晩年輒思之曰安得與士遂相對乎金河西亦傷公冤死作短歌以棟樑材譬之即此而可以知公矣公文章俊逸如其人所著散軼有遺集一卷行于世嗚呼天既畀公以絶異之才又乃生彼鬼蜮一任其斬伐使不得究其用吁其異矣然公論之定不待百年其清名直節著在簡策逾久而彌盛烏足為公憾哉公之配鄭氏有一男二女男曰枸縣監無嗣女適李克成次適柳景進外孫內資正卿雲李之出琥琢琮參奉玶柳之出

實公主祀收拾公詩文者坪也外裔甚蕃不盡記公葬在羅州城西興龍洞先北之側墓道久闕顯刻今湖南兵使閔暹亦公彌甥也慨然興感為鳩工治石柳氏孫叅奉應壽走千里求余文甚動余於公有曠世之感壽以應壽之托纂次公遺事以附集中矣今亦不辭而為之銘曰彼何人斯僇賢自快禍不盈貶其骨已碎有過其墓唾其臭穢孰與斯丘芬芳未沫英風爽氣颯乎如在其誰不式而不涕濡我筆代鉞以警奸鬼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金壽恒撰

文谷集

嘉靖乙未年間洪忍齋暹為吏曹佐郎許沆蔡無擇等方與金安老締結作威福沆力禹安老之子金祺薦銓郎暹不從諂諛沆構陷成獄鞫于殿庭杖幾死長流興陽金吾卒押行到公州錦江杖瘡甚鮮血模糊衣裾見者避之時有科舉南方士子駢闐上京相值於津頭有一士年最少相貌堂堂揚言於衆中曰吾聞洪暹士流今者無罪杖流必是小人得志當國亂政也吾輩安用應舉於此時也盍相與回鞭乎暹卧在輿呻痛中聞此語不覺心神洒然徐問其姓名乃林亨秀也東閣雜記

公早年登第驟躋顯仕性豪邁不羈使氣凌加人雖
先進年長者輒以慢語淩侮之獨知敬重退溪不敢
加之齋詠申潛而畫墨竹曰靈川筆下碧琅玕湘口
高標雪月寒揀箇詩人誰得似清欞宜并退溪看其
尊之也至矣 月汀漫錄

與文純公同在湖堂侵狎談謔無所不至文純每只
曰及淸傍人曰彼所不堪何乃至此錦湖曰非我如
此則其孰敢焉然吾終不謂景浩為奸邪豈不賢於
東坡耶一座大笑而罷 尤齋雨錄

林亨秀以濟州牧使罷歸羅州本家未幾賜死禁府

郎馳到本州前例州官同進滋殺時適牧使判官啓有故梁斯文喜為州教授進去亨秀出去聽傳言請入辭其父母而死愍而許之既入慮其難於訣別致延晷刻使視之則亨秀不復入內只於庭下再拜而出其子年未十歲召戒之曰慎勿學書既去復召諭之曰若不學書則為無識之人學書而勿應舉可也乃死 東閣雜記

亨秀少登第能文章善射美風儀時稱國器以修撰出拜會寧判官有時俄日而食或日無數人之餐曰為將者不可不如是習壯也撫絞蕃胡得其心作羹

山歌以記北方物色盖屢百句行于世 日月録

林錦湖亨秀氣豪才俊為吏曹佐郎時有一正郎檢下甚嚴值正郎出書其案曰憎〻此物孰胚胎生世偏長虐下才絶穀當年胡不死既經僉正又重來絶穀乃其實事云正郎入見大怒益加責罰曰詩則佳矣 芝峯類說

大小尹之說方盛公與其弟言曰若杖一二人則此可鎮定矣指元老兄弟而言也其弟言於所親因播其說元衡輩恨其不附己故乙巳自副學黜為濟州牧使 燃藜述

公多才好氣直向無前忤元衡出牧睽羅元衡置酒以餞公素善飲元衡勸之多酌公持盃昂然曰公果不殺我、當盡量元衡變色而止公竟賜死人謂執杯之言激之也 紫海筆談

林牧使亨秀乙巳後為權凶所忤出為濟州牧使發船之日風浪不順雖舟人皆縮入不敢出頭公上舷橫走自此至彼數過而猶不止篙工急抱之曰此外則彼生也何輕視也公笑曰唉我豈止此而死者乎未幾罷還俄有賜死之　命揚、若平昔引藥跪飲有一奴飲泣進安酌公却之曰香徒用罰亦不許安

酒此何酒耶恬然而盡 寄齋雜記

或云都事到門促之公從容處其家事曰鍾鳴漏盡命在頃刻政道此時事也莞甫而笑出就死權撥在謫所聞公死呼酒滿酌痛飲數椀曰此子亦死也失聲而哭 逐睡篇

公有無限酒量方賜死飲鴆酒至十六椀不亂更進毒酒二椀猶不殊乃投經而絕 幽憤錄 ○奉毒酒大笑曰此酒無酬酢之禮快倒而逝 掛一錄

錦湖臨命時請於刑官曰朝廷賜以自盡不必佇藥寧許就經也刑官聽之遂入室穿壁使羅卒自外引

之既而羅卒入見則一枕貼壁而錦湖偃卧於一隅拊髀而笑曰平生善謔今日欲終竟矣遂就經（九龕集）

鶴峰詩曰莫語錦湖終命日大風翻海黑雲低錦湖賜藥于州庭是夜大風雲晦鶴峯集

丁未壁書之禍公初絶疏安置鄭彦慤獨落曰林亨秀與尹任同里閈為爪牙腹心每曰尹元衡當殺其與尹同心可知也只為竄謫似歇　慈殿褒之曰良才驛壁書見之者非一人而甫獨来落林亨秀罪同罰異予甚惟焉　命賜亨秀死彦慤後為畿伯落馬一晬掛鐙不脫馬且奔且踢頭腦骨節破碎而死人

皆快之以為天道有知或云其馬本亨秀所騎而彥慤取之及是踢殺彥慤便歸亨秀舊家而立彥慤家人殺之 日月錄

林士遂奇士也少嘗與余同宿忽蹴余起曰君知世間有快意事乎余曰未也士遂曰我則有之大雪滿山着黑貂裘腰帶白羽長箭臂掛百斤角弓乘鐵驄馬揮鞭馳入澗壑則長風生谷萬木振動忽有大豕驚起迷路而走輒引滿發矢射殪下馬拔釼屠之斫老櫟燃之長串貫其肉炙之膏血點滴據胡床切而啖之以大銀椀滿酌湯酒快飲〻至醺然仰見壑雲

成雪尼、如錦飜西醉面此為快事也余聞之爽然其氣像之豪逸至今想像云 退溪集

退溪每嘆林亨秀之為人曰真奇才子也死非其辜寃哉吁、不已 燃藜述

妾知事暹朝京路遇進貢胡人蓋近我國而居者也問通事曰你國林亨秀安在未及對胡曰亨秀好人也聞你國殺云然否通事無以應 東閣雜記

請其歌可想其人英風爽朗直足以蓋一世此真咬嗤之餘甫而譬如球琳琅玕入手皆寶嗚呼亦才矣

申象村題蠶山歌後

林亨秀死於丁未非命悔文字之招累戍子孫勿事儒學其子枸不識一字迫國家為亨秀伸雪拜枸為定山縣監丨司勸學校分詩賦題于列邑以奬儒士秘密封其題皮封曰縣監親執開拆刑吏請枸手開其拆誤以賊字為賊字問吏曰何以聚軍曰吹令角以聚軍於是集士兵數百吏請見文字退伏曰非賊字也乃賊字也枸大驚曰何以散軍吏曰復吹令角以散軍枸大慙吹角散軍枸有膂力自繫馬四足著蹄釘于庭聞門外同官至慙甚舉其馬藏之甌中乃迎客 於于野談

丁熿

丁熿字季晦歸游軒（一歸還珠見蘇齋集）昌原人正德壬申生中宗三十一年丙申登第歷兩司官至舍人　明宗乙巳（家狀丙午）罷歸鄉里丁未壁書之變竄昆陽旋移巨濟庚申卒于謫所年四十九（名臣錄）尤庵撰墓碣曰昔　明廟乙巳之禍圭庵宋先生以士林領袖蒙被極典有與李晦齋先生權忠定公同窜死荒裔者曰丁游軒諦熿字季晦也至今言當時事者莫不心憤而氣塞噫君子之不幸有如是哉其後百二十餘年而其玄孫錫後来求銘墓之文而其

狀中多說圭庵及李正郎中悅圭庵余曾祖之弟而
李正郎先人之表叔也余故聞之稔而知之詳亦不
勝愴痛遂不辭而為之敘蓋　明廟初年奸凶恣横
黨中以為士類不利沖子時晦齋為院相亦不敢救
而同其顛沛公遂及焉逮　宣廟初眼栗谷李先生
主張清議洗冤復官而鄉人又立祠妥侑焉君子曰
小人能殺君子身而不能滅其名信哉公昌原人上
祖光純新羅大相七代祖衍邦娶高麗侍中李凌幹
女因其業始家南原有昇兩　本朝豐儲倉副丞暉
典牲主簿世明四山監役公之曾祖父及考也副丞

以孝聞妣金氏司議壽亨女　正德壬申二月丙戌公生焉十三而孤伯兄始教以書未幾業聚進伯兄喜甚以告于其考几筵丙寅八月　中廟試諸生親拔四人公居末第由承文正字遷著作丁內艱服除以博士陞校檢歷禮曹佐郎成均典籍入兩司為正言持平間為禮兵刑三曹正郎校書校理兼記注官中廟薨　明廟以大君講疾　仁廟承　文定意以俗忌停　殯殿饋食公爭之於　上乙為之改容時春秋已高無嗣辭奸倚　毋后介弟以貪天功中外咨息一日正郎李中悅謂公曰兄亡弟及古今通誼

聖上百歲後誰敢有異意而有人探內旨煽動危言亂將作矣公遂絕其人指李煇不復往來然其人所言實為士禍根本　中廟陵號引唐家昭陵例不改其舊行狀云中廟陵殿仍襲禧陵之號兩司請改以為往者獻陵不別建陵號援昭陵故事然既失之誤今請以禮公實主其議也公曰文德后雖先葬昭陵其實乃太宗壽陵故不改也尊可統卑而卑不可援尊議遂定既卒哭　上猶不董桂廷臣爭不得有欲令外戚入內敦勉以冀萬一公曰宗室耆老二三大臣不任其責而顧彼之欲借哉　上不豫公危厲迫切請入藥房察視湯劑有以例不可者公曰許世子不嘗藥

聖人書以弒君遺竊事而不知權者必蒙篡弒之誅
況在今日但委之醫官可乎乙巳七月　上遽昇遐
文定聽斷欲以翌月葵臣下莫敢以為言者公以兵
曹正郎抗疏曰諸侯五月自有定制如此然後事力
舒而情文備今　攢宮未乾無故渴葵不顧不慘之
嫌可乎不報尹潔繼其疏曰　大行之臣唯丁煌一
人而已後中悅及潔並被淫刑拜議政府檢詳陞舍
人已而　文定御忠順堂三大臣論死忠賢竄逐殆
盡公逐罷歸鄉里丁未九月鄭彦慤以壁書上竄逐
賜圭庵先生以下死餘皆編配公初謫昆陽俄移巨

濟自謂朝夕有後　命其操履愈堅日以經史自娛
泰然如平日庚申七月六日卒年四十九其十月迈
葬南原府元堂山先兆令人李氏祔焉公天資近道
以孝悌忠信為立身之本喪制同堂異室之規聚族
而居焉有以其行聞於　筵席特加奬獎最深於春
秋其立朝言論必援其義與圭庵先生動相契合朝
廷倚以為重乙巳尹春年受元衡指夜来誘公使見
元衡公應且愕終不見既謫去元衡猶託私人徵視
公意其人為元衡道諂故舊仍得數字歸以報公終
不肯公雖流放痛念時事草疏極論曺南冥往見之

力止而不果上其情王室之忠可謂九死而未悔矣今人興城副守億年女　恭靖大王四世孫男至縣監孫男斗俊斗傑二女適權伯時林承厚長遇賊自殺曾孫瑨生錫後及教官金之白妻公寄輯壯行通考貞暄錄各十餘卷既而曰此枉費工夫不若潛心聖賢之學專用心於本原而躬踐履之實孟公先有此深厚根基而以春秋為用故權經皆有所據不為郢書燕說之歸是可以為法矣記昔河西金先生自　仁廟薨閉門不見天日每忌辰入山痛哭人莫測知豈以為當日醫方或有未善耶然則公之自請

察視者豈亦有深意耶未可知也銘曰春秋大義炳然數十而知者鮮公乃秉執沛然斷事造次不跲理有不明此焉能及惟其如此所以有立 尤庵集

公性至孝遭母喪與兄煥廬于墓側曲盡禮制煥過毁滅身獨居終三年又為兄制麻服期 中宗聞其孝悌 特命增秩褒奬 乙巳錄

公與圭庵宋公久同臺憲動相契合朝廷倚以為重尹任除秋官長公與同僚論之 按圭庵劾尹任仁廟曰若可為者何如乎 通公適在告不待完議而停啓圭庵仕罷即訪公曰今日停啓終未免為 上計公曰 主上一國臣民

而共仰戴何為出此言也圭庵慚謝乙巳錄

中宗新陟　明廟以大君講疫自內拘忌欲輟　魂殿香火大臣迎合公獨進言曰自　上聖學高明豈不知謚戾之甚而且順　慈旨其於修齋如何　仁廟為之改容　上全

公立朝言論必援經義當初尹任入侍之議爭之不得禍終難悔見機之明論事之正皆此類也　上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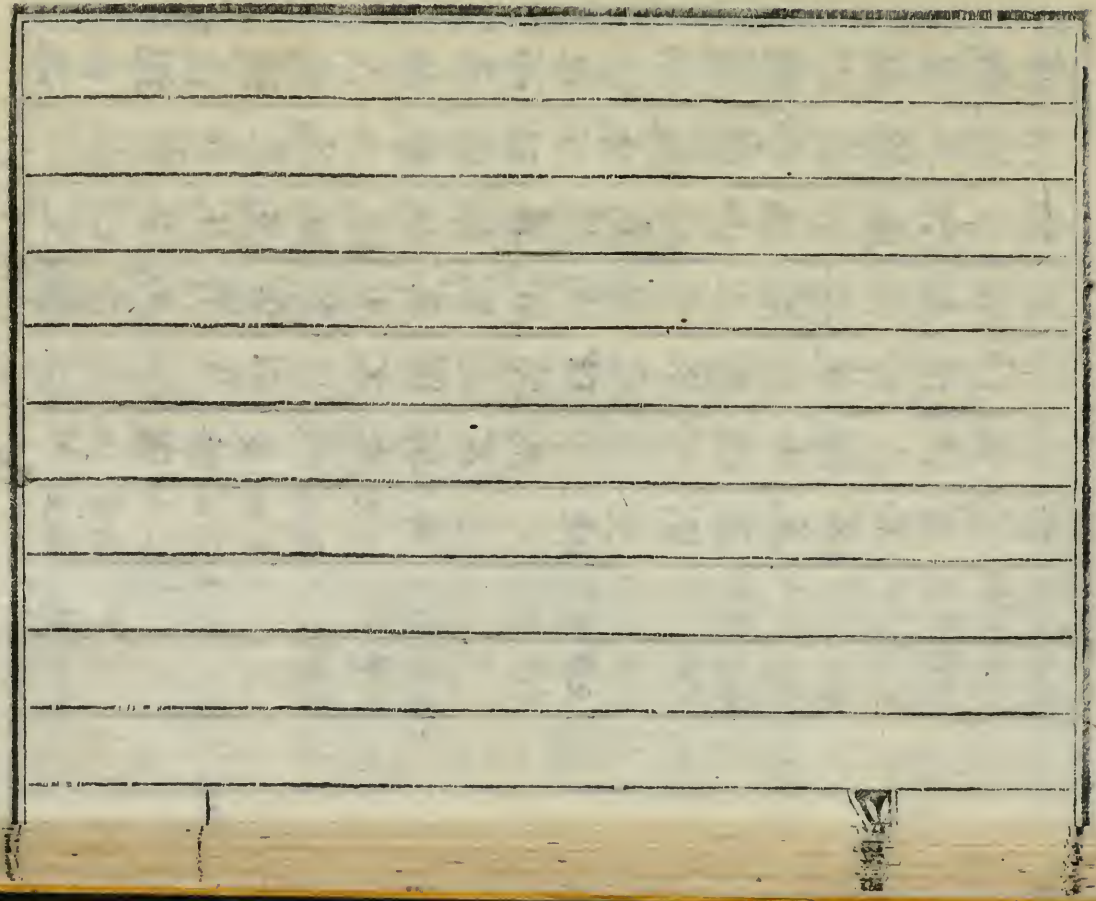
季晦性迂拙事父兄孝友素多病服　仁廟喪七日食粥朋友勸用權不聽國有非事必力爭不諱然不以訐為直　海東野言別錄

明廟幼冲不親萬機乘機俑禍以快其啣者攘臂而堵立雖公心迹昭然氷炭之勢不自相容丙午罷歸南原則削奪官爵丁未青以鼓煽浮薄與盧蘇齋連名貶竄 乙巳錄

尹元衡欲脫公於禍令尹春年力勸公見已其人日來反復以禍福為言公終不從元衡雖不營救猶未忘公其在謫所亦托私人之往來島中者以覘公意有一人道其問訊請捧一字歸報公牢拒曰我朝夕待命豈敢相累其終始不肯自玷如此 上仝

鄭道可寒岡字問退溪曰丁舍人熿以真西山仕於理

宗朝為起此是發前儒之所未起蓋史彌遠謀與楊后擬立理宗而廢置太子理宗既立又從而放殺理宗寧獨無罪西山之立於其朝何退溪先生荅曰史彌遠鄭清之廢立之惡固天理所不容但濟王未登極彌遠稟太后而廢之理宗之罪不可以臣弑君論斷此西山鶴山所以臣事而不起也然是時傅伯成楊簡召而不至是則更快人意耳又按西山為濟王宮教見濟王輕佻失德盡心力而規諫不見省乃去及後日立朝為理宗極陳濟王之冤主行賜典之說以此為羣小排擊而去朝則其所以明天理盡己職扶綱常而抹世遁者亦可謂至矣退溪集



沈荅

沈荅字天老青松人甲午司馬己亥登科翰林 幽憤錄

仁廟在東宮時為說書司書累年恩寵為人臣最當東宮失火之時 世子寢殿已外鎖矣皆指為尹元老所為其時公為正言獨言於完席曰東宮衝火公論大發為言官者何可容默乎今日論啓以正謀害東宮之罪同席相顧失色有一諫官曰莫重之事明日更議與公相詰罷仕不數日李霖為大司諫公於李霖同壻也公即逓而李霖上疏有忌克之說 幽憤

仁廟即位公為諫官大臣有未能稟斷之事使公先
啓蒙允大臣在賓廳謂公曰正言一言勝千金及
仁廟昇遐又諫　文定垂簾奸臣輩尤嫉之曰沈苓
為　先朝寵臣幾陷大臣（指東宮失火事）今又不當諫而
諫之有罪難赦鄭彦慤即公五寸也謂公曰君在
先朝謀害尹元老發於公論然求外官可避即除咸
鏡都事丙午秋奉箋来京語人曰　主上幼冲女主
臨朝何以為國其妻兄金明胤倡言於朝竄碧潼丁
未春構以怨國拿來十月隕於杖下年三十五雙親

尚在九子皆幼人最痛之 上仝

庚午職牒還給 上仝

李湛

李湛字仲久歸靜存齋正德庚午生嘉靖辛卯司馬中宗三十三年戊戌登第歷翰苑玉堂賜暇湖堂明宗乙巳削官丁未壁書之禍竄梁山辛亥放還宣祖朝甄復拜應教承旨大司諫忠清監司副提學甲戌卒年六十五 乙巳錄

公初從處士柳藕受業及為慶敬齋世仁之壻師事敬齋受小學至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勿與為友孟發憤期於有成嘗曰大丈夫生世何物非分內事學問之外醫藥書畫天文筭數射御靡不致意平居未明

而起焚香端坐終日披書考証搜輯日有程課鉛黃
朱墨未嘗虛手上仝
徐花潭来遊太學頽然若一野夫公獨加深敬上仝
甲辰冬拜持平與同僚駁逐李芑相乙巳李芑鄭順
朋等告尹任罪士類多被構陷十月芑陰嗾大司憲
崔輔漢傳致公罪賴霍令李天路堅執不從得免翌
日芑啓曰李天路李湜等罪與金磾同乃削奪官爵
潛谷舊錄
丁未秋鄭彦慤進良才驛壁書加罪乙巳諸人公亦
謫梁山命下舉家蒼黃公恬然請大夫人則踰一襲

以行在道無幾徵見於言色押去全吾卒為之歎服
至則所搆茅舍處其中以探討經史為事學者來問
講論懇至成就者多 乙巳錄
辛亥順懷世子誕生蒙赦放還杜門屏居訓誨不怠
甲寅丁內艱一以朱文公家禮行事 明廟末年權
奸既黜寃枉將雪 命給公職牒有客來賀且曰先
生何無喜色公曰何不喜脫罪籍而復官爵何不喜
上全
丁卯秋復入玉堂為應教 宣廟嗣服之初入對首
陳堯舜禹相傳心法孔顏授受克己復禮之目末幾

改司諫懇〻以擇師儒為言繼之以己卯士林之禍
趙光祖寃死之痛請依宋朝故事　贈官雪寃因極
陳我朝士氣始摧於成三問之獄中毀於燕山朝幸
而己卯諸賢稍〻振起終未免讒邪之斬伐自後人
皆以小學為大戎猖披相尚無復儒道舊習不改危
亡迫至今日之務莫急於振士氣士氣一振人心自
正而　祖宗基業可以光大矣　上仝
公嘗入對丕顯閣備陳李退溪賢德願終始信任盖
以退溪趍朝既久眷顧稍弛識者憂之故也　上仝
庚午冬為大司諫有欲論舍人吳健乘馹越境之罪

公以為善人小過不必彈擊竟不從 上仝

公晚好讀易沉潛玩繹得之則書之於冊不得則忘寢與食如此者二十年又得余守愚所註經世書外篇潛究有得抄而成書間附己意後徐花潭筭法與之揔合裒為一帙名曰靜存堂讀書鉛朱又註雙湖啓蒙翼傳外篇輯成一書名曰靜存隨筆 上仝

退溪先生與公論疑往復簡札相屬學者從洛中來必問曰爾見靜存而來乎 上仝

甲戌病篤斂容正儀如平時呼子弟問 仁順王后違豫 聖候子弟方欲答而公逝矣 潛谷舊錄

公天分豈弟明快內外箄盡不為表襮口絕虛夸之言身無矯飾之行順境逆境受而無異人譽人毀不入於耳其立朝為臺諫侍從不可謂不盡於言而已卯之後人心沮喪怠緩自私不以國事為意者久矣雖有至誠陳說不得發之於政 上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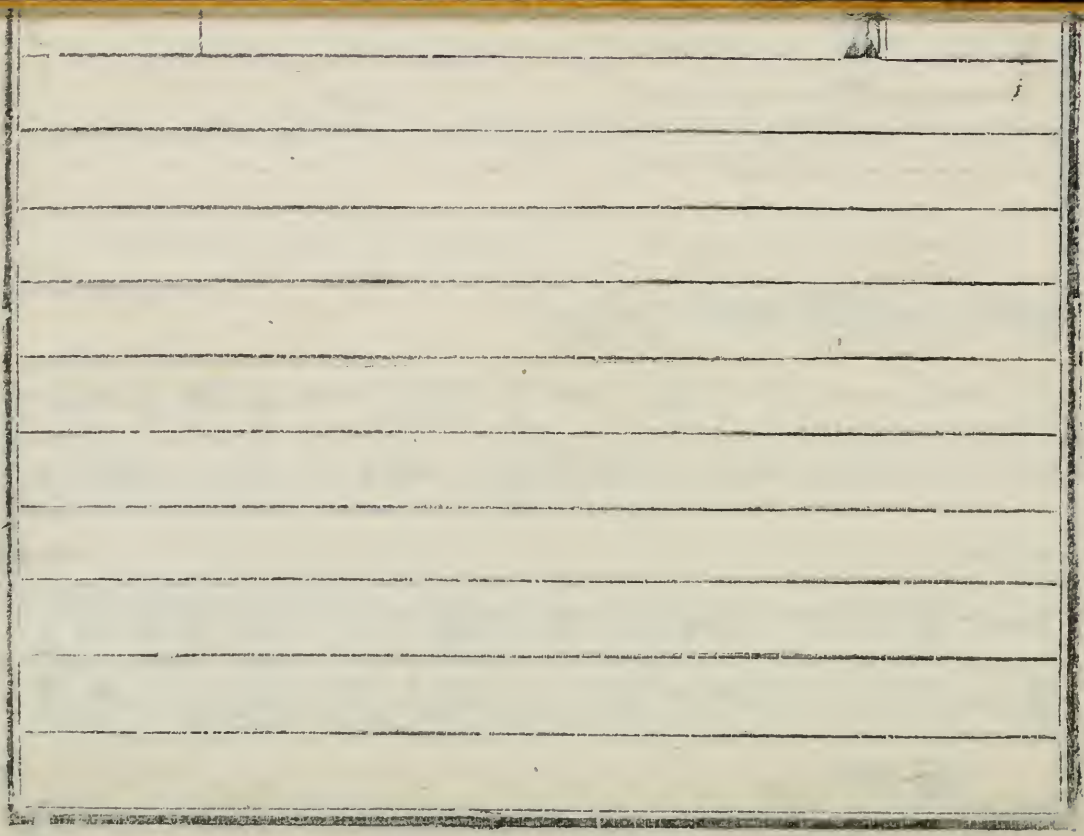
蘇齋撰墓碣銘并序曰公姓李諱湛字仲久號靜存齋又號後峰龍仁縣人其上世有諱吉卷佐麗祖位太師策壁上功臣孫靖曾孫懷皆為僕射簪組不絕傳九世曰光時判典儀寺事忤巨璫流外歷駒城府院君中仁本朝留後士渭都觀察使伯持至府使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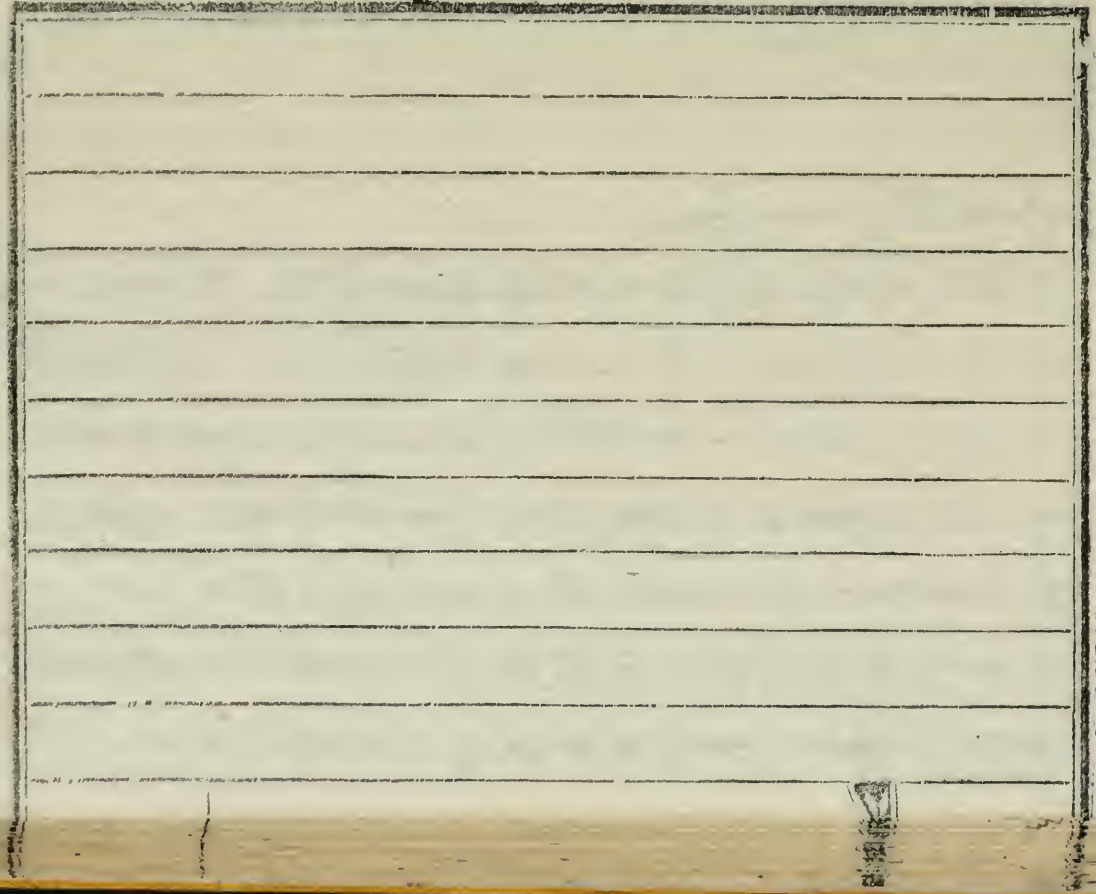
守綱葬縣西三峰山子諱仁儉全羅道兵馬使有武
略能文能隸所善如朴公彭年成公三問尤器重之
子諱績布衣抗疏　成廟授宣傳官登第正色立朝
終太僕正　贈都承旨子諱宗蕤稱內修引儀　贈
參判聘嚴氏典籍諱孝良門僕射光之後也庚午七
月二十二日公生〻而異五歲學文未十歲文義特
達占聯屬對輒驚人十二執喪如成人毀幾病十四
讀小學至寡婦之子非有見不友悚然發憤少長愈
自刻意聞譽藹蔚辛卯舉司馬兩試戊戌釋褐屬槐
院尋遷史館壬寅陞典籍兵書李芑素惡之出平安

許事以善寫字旋遷為刑書佐郎癸卯擢修撰移正
言入對言己卯禍起倳尚日渝誠自上好學以明教
民焉有不化　中廟嘉納又言抄罪實邊遞以傷和
吏復侵漁使舊業靡遺新徙何依願　上律己率下
以次勑厲四方之弊不患難救　上顧曰必共有念
用革故習左右多不悅甲辰歷禮兵貟外還修撰陞
副校理常恪以君子小人進退為言秋　賜暇讀
書冬拜持平會置相公力劾芑以語人曰李某不解
事乙巳夏遞為遠接從事秋充書狀華人賓公所撰
表俄覩威儀閒雅益以賛嘆之正所謂子大叔美秀

而文者也九月芑鄭順朋林百齡等上變告十月府
喝院論致公罪一人執不從明日芑啓鐫褫官資丁
未九月鄭彥慤進良才驛壁書遂大誅竄公責梁山
請大夫人厠牏一襲以行搆茅舍寓側探討經史辛
亥逢恩放歸屏居奉親外惟日閱書誨人甲寅宅恤
壬戌遷　陵特愴慟　梓宮過郊素服外庭哭乙丑
受職牒無喜色已而差學官明年叙司僕僉正陞司
成司導繕工正丁卯秋除副應教首言人君為學與
韋布異必精一四勿成誠正之功其說甚備移司諫
病改軍資暨戊辰迭入院館者凡三又言金宏弼倡

事學問趙先祖早悟用力竟為吾道之宪良由丙子
戊午馴致于此然自此閭巷間稍有志者皆其
功也今日之務莫急於振士氣士氣一振人心自正
而祖宗基業可以光大秋以尚衣正參修　明宗實
錄歷檢詳舍人至典翰進曰臣少與李滉為僚案知
其德器醇正久處林下文章道德備矣　上能盡誠
以治之為學為治必大有補時李滉赴　召已久
上意寢
缺　蘇齋集





權勿

權勿字介之安東人戊子司馬丁酉文科乙巳削職丁未謫价川癸丑遭母喪憂懣死庚午還給職牒 燃藜述

屢為臺諫乙巳李芑啓削職丁未九月价川安置癸丑卒庚午三公啓權勿文章節義之士才藝特出安置放送職牒還給 幽憤錄

李天啓

李天啓字亨伯星州人海東雜錄曰洪州新平人丁酉文科壻為持平駁李芑官舍人乙巳削爵丁未謫寧海憂憲卒庚午三公啓學行高邁又有才識還給官爵燃藜述

金振宗

金振宗字孝先一作善善山一作慶州人中宗朝登科歷檢詳官止應教丁未士禍謫卒靜庵門人又學于朴龍巖雲歸新齋歸謚一歸文岩已卯薦目所向堅確學行高明有忠義大節乙酉生員戊子文科敵納丁未謫泰仁再謫燕北以卒庚午還給職牒燃藜述

天性方嚴器局弘偉乙巳罷還善山舊庄構小堂扁曰新齋為終老之所一日鄭順朋使其妻潛通書曰若多給戚屬則可免遷謫公聞之愕然曰男兒死則

死豈可乞憐於小人以求活耶順朋即公妻叔也丁未秋謫淳昌述五言詩三百韻以見志 上仝

嘗論李芑麁險不正甲辰芑巡邊嶺南引為從事公禮揖之外不交一語芑嗛之乙巳禍作果為所陷以應教初謫泰仁再謫嶺南以卒無嗣庚午三公啓以學問純正忠孝大節還授職牒 幽憤錄

黃博

黃博字仲約長水人戊子司馬壬辰庭試丁未謫逐安辛亥順慷世子誕生蒙恩放還閉居二十年以教誨士子為業名公鉅卿多出門下 幽憤錄

公氣度剛方才器過人不喜交游恬於進求嫉惡之心出天性 上仝

壬辰庭試公居上第考官李芑素憚公拆封愕然曰此文不合壯元遂擅以第二人鄭大年為首大年拜正言即劾芑奸邪芑嘆曰吾不知人至此寧以黃某為壯元 上仝

乙巳丙午聞帝言李芑事芑深啣之 上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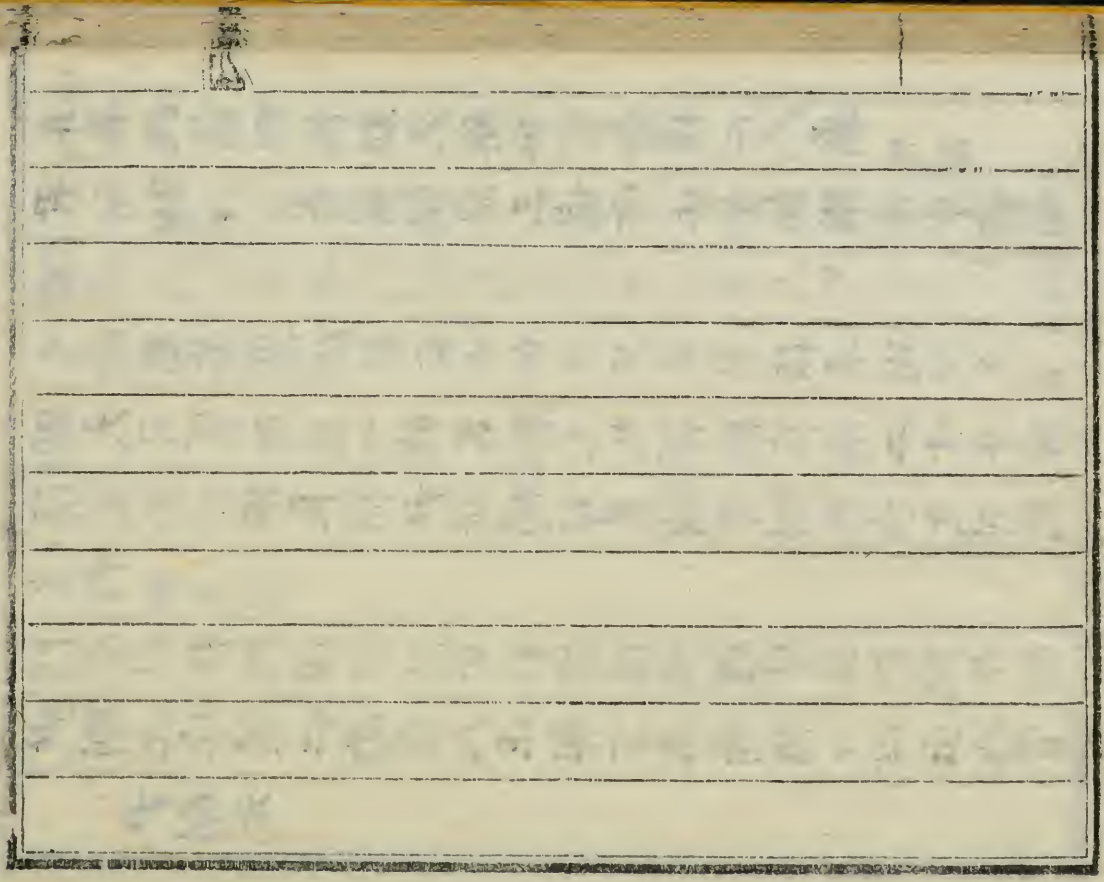
崔輔漢厭憚守陵官曰晉於親喪亦不能居憂云公聞而痛之曰然則輔漢是不忠不孝人也公言於稠中輔漢聞而啣之 上全

尹剛元

尹剛元字景仁南原人正郎丁未謫楊口以出入官門受刑移配康津庚申移淮陽放還官至判校子祈文科 燃藜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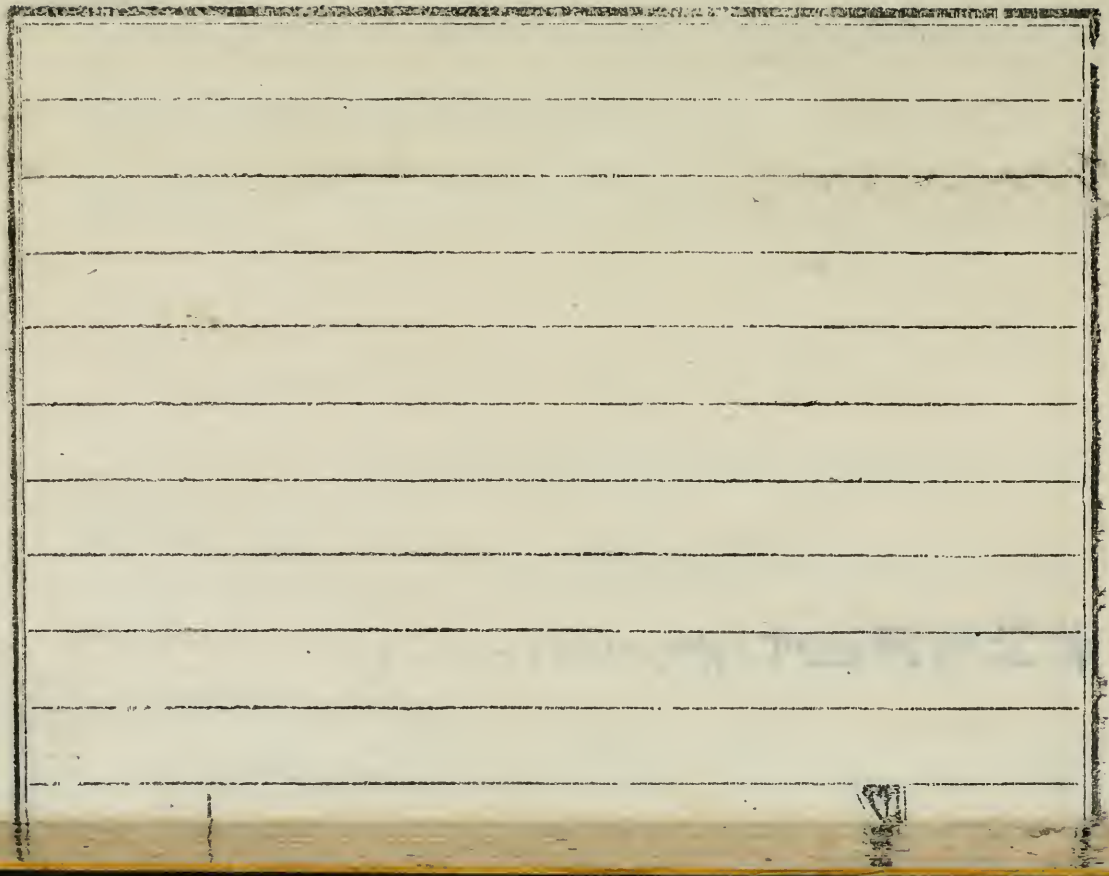
清陰金公撰艮輔尹祈碣曰艮輔考剛元承文判校贈大司憲與交一時名勝乙巳罹禍在謫二十年晩入基閣著謇諤聲祈字伯悅本名箕後有避改名 清陰集

尹祈 歸艮輔 宣祖朝魁三塲官止僉知游泮中時疏斥異端請削僞勳人稱公言如清心之藥 歸譜



尹忠元

尹忠元　南原人蔭直長丁未謫三登後放還剛元之弟燃藜述



權應挺

權應挺字士遇安東人登戊子別科官至右尹 幽憤錄

丁未臺諫啓權應挺指元勳李芑為不久又言加罪逆類為未安削職謫康津旋移端川放還給職牒 上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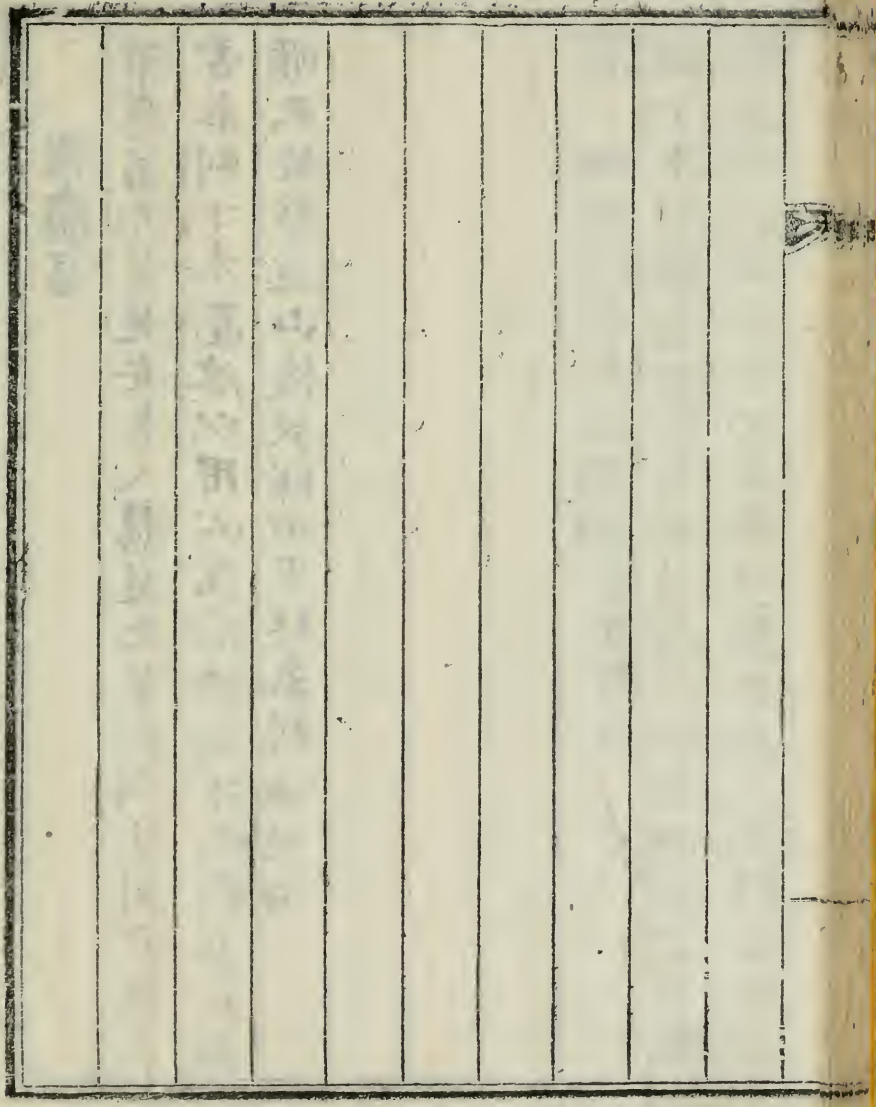
權應挺乙巳為黃海監司以捕瑠之功陞嘉善入為大司諫時治黨人方急臺諫羅織論入死罪者相繼應挺累有重難之意大忤元衡劾以當加罪逆類之時為諫長力擠公論為後日之地又言於李芑之同

婚李冲南曰芑當不久取禍愼勿出入其門云云削職丁未遠竄弟應昌少登第為名宰亦坐罷丁未遠竄

明廟朝并見放復職壽春雜記

權應昌

權應昌字景遇安東人應挺之弟也戊子科官至吏曹參判丁未葦落以用心陰險持論不正請罷尋謫順天旋移孟山後放歸田里拜參判 幽憤錄



鄭惟沈

鄭惟沈字巨源迎日人桂林君之外舅乙巳司醞令杖徒定平未幾蒙宥丁未謫迎日卒友元子誕特赦還拜敦寧判官 燃藜述

栗谷撰墓誌曰侯姓鄭諱惟沈字巨源延日縣人有諱均之薦朝官至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侯其後也曾祖諱淵兵曹判書贈左議政謚貞肅公祖諱自淑金堤郡守考諱淪健元陵參奉世傳清白妣孺人光山金氏縣監諱賢齊之女以弘治癸丑十月十一日壬申生侯于京城幼不好戲狎父

母有所與必讓于兄郡守公愛以類己孺人常稱令
子　弘治甲子侯年十二丁外艱既長大諫安公彭
壽見而說之妻以子侯因以受業　嘉靖癸巳伯女
被選為　世子良娣憂慎罕遜特甚初授軍職轉四
山監役丁酉秋陞主軍資監簿冬拜平康縣監　中
廟賜弓矢以遣在官得疾命醫往問居四年以清謹
自持省母疾于光州因辭職不還專於侍藥壬寅還
朝歷司畜監察司圃等職　中仁兩聖相繼陟遐侯
悲慟過人禮臨之外號哭無時乙巳仲秋朝議大變
禍機將發柳公仁淑判銓書憐侯將敗陞秩司醞署

令以優之蓋侯壻桂林君瑁為群小構逆名將陷不
測故也及金明亂告變 文宣王后遣中使發卒圍
侯家搜瑁所在瑁知幾先遁不可得侯以此被繫隨
逮于滋日鞫于農會南門外于時大獄方興桁楊滿
庭炮烙慘目而侯不失舉措及滋杖訊侯以頭觸柱
仰天而呼曰吾兒無罪天實鑒臨觀者酸鼻獄成徙
役于定平府未幾蒙宥任便往来丁酉因鄭彦懿上
匿名書獄事復發付處延日以母孺人年八十晝夜
涕泣于天願於生前相見侯兄惟深倅南原奉母之
官孺人遂送餽具侯開封必慟哭乃嘗與坐者莫不

揮淚辛亥夏以誕生　元子加恩區內　明廟特命
放還田里歸時拜孺人于南原閱數月丁內憂制終
尚在南中數年後朝議始許寓都城外丙寅伸雪罪
籍　隆慶丁卯冬還給職牒戊辰春拜軍資監判官
俄換敦寧府己巳患風疾庚午春病益甚夏四月二
十一日終于藏義洞第享年七十八侯性溫謙與物
無忤恬靜不趨勢利尚廉恥賤貪汚不營家業施與
無靳常夙興夜寐非疾未嘗偃卧儉約自牧不喜侈
靡倫經患難屢遭貧困人所不堪而未嘗戚戚於人
其在謫中平日相知者雖宰隣邑一不求惠故舊自

京来則叙寒暄外不問近事如何事兄如嚴父同居二十餘年友愛無間教育諸子早令伯仲二子受業於金慕齋思齋之門滋以才行知名士林間得禍甚酷再經流竄終於慶源配所侯年至老未嘗一日忘于懷言輒下淚與人有誠悉去皮毛周急哀死咸盡其情若意合則雖少且賤者相歡如適已親朋至必設酒食于第供具若品味稍勝於賓案則輒不自安止之接人之忠病中示不衰聞人有善欽賞讚揚見人為惡容恕掩藏門有尊屬因出入親密屢窺親身之物子弟欲究切之則輒曰豈余諸而忘之耶待其

人如初追遠之誠老而不弛先忌將近絶不出入前期三日行素未年諸子請止不從病甚乃不克如志終夕衔恤若遇　中廟　仁廟忌辰亦前一日食菜悲感盡哀季子澈今　上朝以侍臣退朝則輒問　上讀何書進德修業如何澈以實對侯嘉動顏色曰嗣王仁明吾東之福因勗以勤學輔導其臨屬纊也親舊問疾者無少長皆延入卧内談笑自如執澈手曰汝兒性悟宜勉教誨且曰吾家喪敗專由婚家失當汝宜知戒其役也　恭懿　懿聖両殿特賜優賻以其年六月庚申葬于高陽水洞某坐某向之原配

恭人安氏系出竹山生於　弘治乙卯十二月甲子
年十五歸于侯安公無他子只有恭人鍾愛特深恭
人天性孝順而貞肅侍親居京也安公值職務煩劇
或夜深不還恭人常於曲欄假寐以俟絡聞履聲即
下堂扶持日以為式隆寒盛暑無敢少懈安公嘉賞
曰汝何耐苦如此母夫人東萊鄭氏患宿疾恭人侍
湯藥衣不解紐常膳必先嘗以進許進則少舒愉色
不進則亦自廢食母夫人竟不起早世恭人孺慕倍
人奠必躬執三年後親舊勸安公改娶安公曰吾有
一女可敵十男再娶何為恭人衣服飲食極力供給

較母生時加謹安公丁內憂時喪具皆取辦于恭人
恭人至斥賣新婦時奩具以營襄事略無難色安公
每對人稱篤孝之狀聞者聲節安公即卒恭人曰我
天地間罪人但當奉所天育兒子盡誠於祭祀而已
每祭親備庶羞子女既長猶不止安公神位所安之
室朝夕手自洒掃家有畫器彩氎常自點檢十襲珍
藏曰先考遺澤惟此二物居處不敢中於堂室曰父
母所坐處不忍當也每見盛饌及新物則必薦于廟
未薦則不嘗侯筵仕後恭人亦於曲欄坐起待仕退
就寢一如奉承安公之日不避炎涼幷寓無少替事

姑甚謹曾自南鄉迎養于漢師膳服適時愈久愈敬
孺人還南每稱與吾婦居百年無斁吾為祭祀歸鄉
心未嘗忘其孝也侯與兄同居也恭人待兄之妾無
異同氣飲食必共庭無間言有庶弟在海州安分一
無所遺恭人分以產業曰某也執喪盡情可嘉也恭
人氣度雖和治家主嚴二男先長教養尤謹警以楚
撻使無或怠每晨必令婢僕洒掃室庭洗滌器皿無
不潔淨方列昏則躬視商鐍女入　東宮資裝不貲
恭人拔貧營辦終始如一大內上下無不嘆服待姻
黨鄰曲甚有恩意頻致饋遺而未嘗往來常曰喜出

入交遊在男子尚不可況婦人乎自奉喜寒素子女雖進羙衣珍羞未嘗服御只進薄具而已寢處不具衾坐席僅取却塵安於人所難堪鷄鳴而起夜分而寢到老不廢子女憂其苦於節宣則曰某奉親時習性如是無傷也丁未之禍滋自光陽移配慶源路經東郭外恭人往訣解親膚小衣以衣滋曰古者愛子征役若服母衣而往則速還矣因撫膺號慟行路聞之皆流涕于時禁府吏卒日夜排門惡吁恣其凌虐僕妾四散恭人常獨登小樓隨問以應顛沛之際不至怵迫禍熄侯或有欝悒之容則恭人必百方寬譬

以来和氣平居不形喜慍未嘗論人是非子徹歷官清顯少無歆動之色或有疾病非甚苦不以語人自壬申寢疾雖在牀褥不廢澡潔　萬曆癸酉夏四月十三日疾革精爽不亂瞑目將盡祝曰諸子各享百年聲絶而終享年七十九六月祔葬于侯墓之左子男四人長滋以文科官至正郎次沼進士亦先歿次滉以蔭補官前軍器寺僉正次徹擢壬戌文科狀頭前弘文館直提學女三人長即　仁廟貴人先歿次適東萊府使崔弘渡次適桂林君瑠丁丑削勳復職故追書孫男三人一曰起溟餘幼皆徹之子也外孫崔汝進士

孫女六人其一適長湍府使徐希呂滋出也其二適
進士李夢慶滉出也其三適士人李基稷澈出也其
四今上昭儀亦滉出也餘在室珥從澈遊久且厚因
其請義不敢辭謹按家狀志于壙銘曰靡辜而鍾禍
數之或然累韙而受祐其定者天小往大來亨復乎
季年垂耋兮考終琴瑟克全有寧一邱同域兮新阡
梓樹兮日長毓慶兮緜〻 栗谷集
栗谷又撰鄭貴人行狀曰貴人姓鄭氏系出延日延
日之鄭為世大姓有諱均之在麗朝 贈門下侍郎
平章事貴人其後也高祖諱淵歷事 太宗世宗官

至兵書判書卒　贈議政府左議政謚貞肅曾祖諱
自敘全堤郡守祖諱淌健元陵參奉皆以清德傳家
父惟沉前司醞署令娶安氏安氏亦竹山望族大司
諫彭壽之女也以正德庚辰八月某甲生貴人于海
陽三谷里幼有至性自九歲已知事親之道每朝先
父母起甘旨必躬或值有疾廢食啜泣須臾未嘗離
側十二三歲壺儀成熟溫凉衣服隨節獻親和愛兄
弟孚睦宗族休聞夙彰　嘉靖癸巳　仁廟在東宮
以良娣選入年甫十四淸慤秀發謹敬無瑕一宮嘖
嘖稱嘆既侍　東宮事上接下各極情禮歲乙未

恭懿王大妃未寧晝夜侍側親執藥餌久而彌勤及
大妃避寓私第歸泣拜別陪　仁廟于忠順堂承順
聖旨日加敬謹以至盤匜之細莫不經意在姙嬪中
最被恩寵同列亦服其賢相與無纖芥之隙　中廟
嘗曰鄭氏端潔罕有其比得此哲婦世子之福也每
見必贊甲辰正月七日夜　東宮失火闕內驚惑失
措諸姙各救私室獨貴人奔入　世子居內盡出書
冊衣襨奉扶　仁廟問安于　大殿　中廟大加稱
賞問宮人曰一良娣室免火否宮人啓以盡燒　中
廟益驚歎特賜資粧是年闕內有妖一夜貴人侍

仁廟燕坐忽有黑氣過軒陛間聲如雷震宮人俯伏
熄氣　仁廟欲閉窓無人可使貴人獨不動徐起扃
之　仁廟益敬重未幾　中廟賓天哀毀殊甚　仁
廟即位以例進位淑儀明年　仁廟繼陟貴人哭擗
摧痛倍過常禮服闋之後數年尚未開素或以為言
則荅曰已失所天生無所冀不忍以悅口之味適體
之服獨加于未亡之身也　文定王后命居于仁壽
宮貴人分死不自惜乃不敢違別立一室極其精嚴
每為　靖孝二陵朝夕奠饌以寓誠敬遇　仁廟忌
辰則哀戚如初喪辛亥今　上明宗以誕元子加恩區內

賜歸昭儀癸亥陞貴人是年順懷世子卒傷慟久而不懈言及必流涕乙丑　文定王后疾革貴人寢食俱廢自　昇遐之日以至發引常伏　殯殿罕進飣粥只飲水漿而已丙寅春貴人疾作出寄于仁達坊私第殫盡不差　上特遣諸名醫及內醫女令藥往来絡繹竟不能救以三月甲辰卒享年四十七以是年五月丁酉用一等禮葬于楊州牧西長興里寺洞之原貴人無子歿時父母俱存年皆七十貴人資品粹美容儀才智俱絶等夷色溫而正辭婉而直平生每淨掃居室焚香靜坐不少跛倚夜分乃寢四更必

起盥濯直遣人問寢于　三殿得平安報然後辭色乃和四時新物及　上殿嗜御之物悉力求進常潛默禱　聖壽無疆國祚靈長終始不怠讀小學大學等書略解大義晚年向學尤切欲玩索中庸未及卒業居仁壽宮凡二十餘年只以蔬菜成膳積冷傷胃且累經重喪心氣傷敗常以悲戚度日終成大病乙巳檢身無異平時見至親亦飭衣冠雖臨屬纊精神不錯所言只是感念　先王及父母在堂不克終孝而已訃聞　王大妃輟膳傷悼　上亦進素饌　三殿皆致別賻闕內諸侍御莫不隕涕嗟惜貴人之弟

鄭敞納澈以平日行事言于其友李珥使叙次其梗
槩以求誌銘于作者 栗谷全書

鄭滋

鄭滋字啟古惟沈之子庚子文科乙巳禮正杖流光陽丁未移慶源卒于謫所 燃藜述

一妹為 仁宗淑儀一妹為瑠妻當捕瑠之時問瑠去處受累訊滋供曰當初議婚臣以年歲不相當止之瑠聞此言常懷不愜語尹任以迂闊不可用臣心甚畏之不相數見云云流光陽移慶源 請黜淑儀于外庭 幽憤錄

安景祐

安景祐字　廣州人蔭聞慶縣監昇金光準謫三水官至判官孫克孝文科　燃藜述　詳見金光準傳

崔盖國

崔盖國字子省忠州人戊戌文科臺諫庚戌臺啓以李若水高弟崔大立切䘏削職後為江原監司降職為正 燃藜述

具壽聃

具壽聃字天老綾城人庚申生戊子文科叅判丙午罷職復叙庚戌謫甲山賜死（燃藜述○庚戌當作己酉）

尤庵撰墓表曰具氏出綾州上祖存裕為麗朝上將軍仍為大姓　本朝信忠為兵曹叅議　光廟出幸命給僧以馬公爭之　上怒奪公所騎以與之公徒行仆地而病仍卒焉是生生員順駿德水李氏生公諱壽聃字天老幼穎悟絶人早知為已之學定省之暇危坐終日探賾性理靜庵趙先生一日與金冲菴先生聯轡往訪講討移晷而還時公年十四矣公因師

事靜菴己卯春中司馬冬禍作公兄孱菴壽福與焉公悲憤慷慨杜門不出者十年戊子始登科公既少負重名雖當斬伐之餘聲華小亦不敢覬其選出入三司且讀書湖堂癸巳與李相浚慶相對極言己卯非辜其廢錮者請叙復大姦金安老啓寯公龍川然上心亦悟罪罟稍弛丁酉金安老敗公宥還嘗以臺諫論劾李芑奸兇　朝廟戊申拜大司憲時士禍甚於己卯宋圭菴先生為之首公將出謝夜搆一疏極論奸臣搆捏狀有陳復昌者孱菴門人也公先言其陰慝而孱菴未能絶也及是瞷公疏夜奔告李芑芑

卽啓于　黨外黜公為忠清監司芑大罵曰汝必無生還之理未上竄江界府旋移甲山己酉七月　賜死　上旋承　仁聖教卽收前命使者至則其二十二日公已死矣年五十返葬于楊州豊壤郡塲里當乙巳初公以副提學伸救黨人甚至然芑等策勳時公混被賞典公嘗恥之　宣廟初栗谷先生主議削芑等策僞勳公亦清脫焉公天分甚高學力甚邁每鷄鳴而起盥櫛精明閉戶看書寂若無人惟時有蓮子纓擊案聲聞外而已一日手支其頭据几良久家人怪問之公曰吾遭癘今七日而方熱退耳其定力

堅固如此蓋公以精粹方嚴之資有學問培養之功及其薰炙大賢研究體認則其日新之功有不可禦者矣以故出而當世推賢折奸經席啓沃先務格君陰陽之爭躓而復起雖至九死而不悔兄弟聯芳大生耿光豈不盛哉公娶金氏無育再娶趙先生弟榮祖女生一男曰英俊孝誠絶人公臨命時年十二三奠藥以覆之公使閉之深屋又折壁欲挺出頂額手指剥脫無完膚聞者酸鼻後朝廷錄授縣監長女適叅軍尹威次適崔耆壽側室女為朴大悅妻縣監生誠源四女壻縣令趙存善金汴正卽金汝純沈愰也

誠源子枋枋有志操立懂昏朝其子鳳鳴鳳羽鳳羽出後屏菴曾孫鼐內外曾玄甚繁而外出趙慶起金元亮最顯公自江界赴甲山時道憩成川溪上見有圃菜漂下遂沿流而上遇一隱者其架上只有周易一秩公講問易道豈公於進退存亡吉凶消長之變自謂有所未究歟論語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抑公於二者因時為葉並行而不悖者歟蓋當時風習以篤實行為尚故隨人高下而各有所就不淫於藻繪浮誇與後之名為學問而其實不然者異矣若夫當時從政之殆則諸君子已知之矣噫銘曰靜庵訪攻

皮聽中庸哉及之說副學遇箴箚講啟周憂患之作彼二賢要不失乎其正匪明哲之不足惟彼懸鵠百結者何必諷乎慶元之微服 尤庵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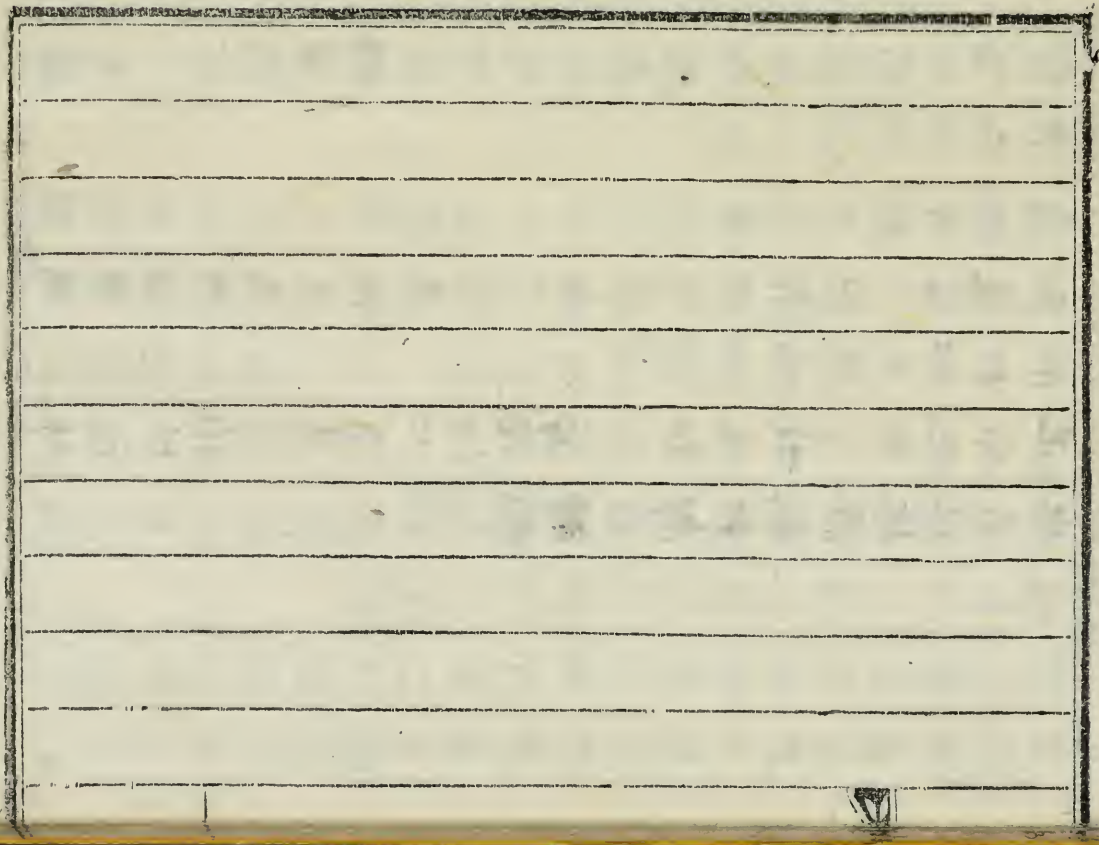
持身方正非其義一毫不苟取留意學問所見超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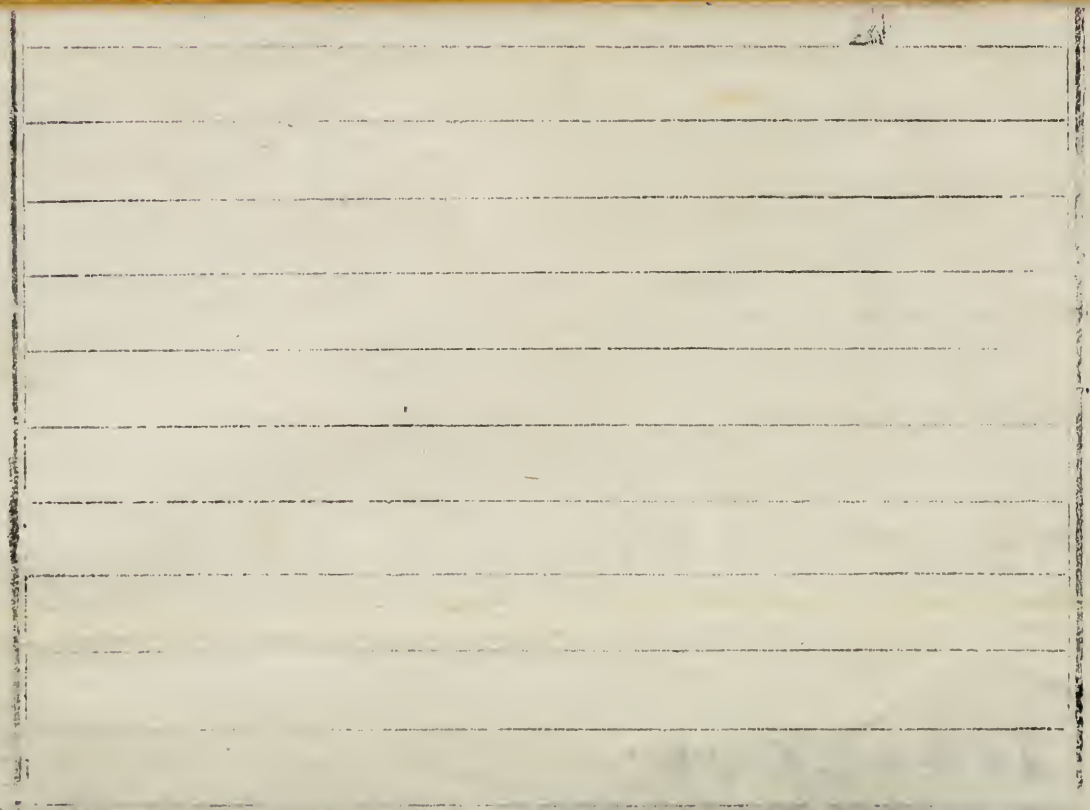
掛一錄

中宗癸巳修撰具壽聃與李浚慶因夜對極論黨人之無罪久廢請收叙忤時宰被罷然已卯庚辰辛巳竄謫人及入居良賤人并六十餘戶一時蒙放皆壽聃力陳寃悶之情也 燃藜述 黨籍補

一日大諫具壽聃始發大小尹之說於經席 中廟

震怒欲兩罪之朝廷慮任偏中其禍固爭不可事遂
中止 燃藜述
壽聃曾論李芑罷相使芑少損凶毒可謂剛正而不
知復昌之奸邪與之為友至於薦拔反為所陷可謂
陷於知人者也 幽憤錄
正宗巳未命故佐郎具壽福故大憲具壽聃故翰林
安名世故修撰尹潔並贈職 紀事





乙巳消長録卷之十一